

中國地方志集成

辛亥革命志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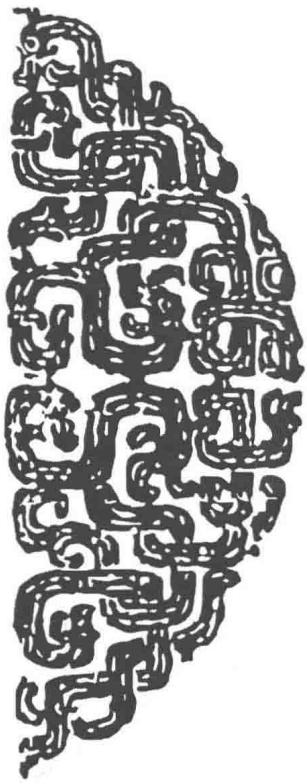
中國地方志集成

寺觀志專輯 ⑩

| | | | | | | | | | | | |
|---------|-------|------|--------|------|------|------|--------|--------|------|------|------|
| 虎跑佛祖藏殿志 | 招賢寺略記 | 蓮居庵志 | 西溪秋雪庵志 | 通玄觀志 | 洞霄宮志 | 紫陽庵集 | 武林元妙觀志 | 城北天后宮志 | 崇福寺志 | 法淨寺志 | 冠山寺志 |
|---------|-------|------|--------|------|------|------|--------|--------|------|------|------|

冠山寺志

(清)來旦撰



本書七卷首一卷末一卷。現據清乾隆
五十一年（1787）寺僧自先刻本影印。

冠山志述畧

古來山川之勝其名不一要必得人而傳如經歷閔勞而方輿標
績模擬形似而肇錫嘉名或因篇詠所及撮取品目以至相沿人
多地重或錄德澤之加身親膏沐以永禪思地又人重故河洛以
姒禹傳龜尼以孔聖傳窮荒絕繖以博望傳禹穴龍門以史遷傳
恩溪鉛鉛以子厚傳他如邱壑之偏人地之微而湮沒無聞者不
可勝數蓋亦有幸不幸也會稽擅東南之美昔稱覆釜而余邑冠
山又在郡西之盡東指則越臺之霸氣隱躍北指則吳宮之花柳
銷沉不届絡繹之衝頗叶眺臨之雅山唯余里之冠最是以賓朋
赴山志

冠山志總目

西陵禹克來旦原名行化著

族裔杏梁來翔燕節定

族裔柏麓來受天校次

寺僧自先名本宗資錢

卷首

述畧

第一

第二

形勢

景勝

冠山志

第三

第四

典替

僧傳

第五

第六

題咏

寄寓

第七

奇異

卷末

附記

雪巖寺藏板

冠山志

西陵來禹克旦集聞



形勢第一

蕭山山三大支中一支爲青山盤旋飛舞形體雄偉逶迤而東下
滬爲湘湖者也南一支爲西山亦壯麗迢遞而爲縣治之結也中
復分一小支曰文筆峯則岱上黃姓居址焉其發脉皆從暨陽沿
江而走獨冠山一支從富春銳巫山穿江而渡起石宕三合峯右
之纏護則蔣家山梓湖山最北瀆大江與武林對其左之纏護則
前山作迴顧之勢廟山鳳山沈家山種種羅列垣屏重複咸用神

冠山志

形勢

一

也至水口二山則土墩之羅或曰杜墩半在田半在水矣海山之
木亦界于河之游矣惟筍竹林形甚小不屬冠山縹渺富陽之峯
隱見雲外又曰至尊無對亦形體之異也山之稱冠以其形似弁
冕故曰冠又曰眠牛山以諸山皆出行而此獨轉而能住有似于
牛之眠者故也山脊卽冠山寺山麓南面爲韓龍之盡余祖多坐
焉或肩落或中抽情形宛宛確有可據慶不爽也山北鋪辰通與
江隣兼受兩潮逆氣吾族之聚居于斯自宋迄今幾五百年而詩
書詠歌之樂農桑漁田之利昔之視今當猶今之視昔矣而此山
嘿嘿未聞有搨碑識字探壑尋奇者抑亦好事之人少與其靈之

冠山志

形勢

二

則余亦從山水徜徉筆墨之弄事有觸焉論之已不覺其入于支
矣吾過也若曰瑣也而鴻鵠之飛翔冥冥者固不告人以故矣尙
視之蔚澤哉或人亦無以難之

有所待而啓與余忘鄙陋輒先志大畧使後之有所考而求焉
萬克曰山之惰性猶人也向則吉背則凶然亦有陽爲向者而何
以能純其向之吉陰爲背者而何以不罹其背之凶苟不詳審卽
善五色之煉曷展補天之手何以故羌螂而蘇合脈之魚目而明
人何其辭之支也且廣輿之中孰爲昂而首者孰爲橫而脊者孰
爲坦而腹者孰爲結而尻者振得其勢而建瓴用違其則而轍敗
子何以不奮臚自厲以收桑榆而區區舉一邑之里一里之山母
乃蹈子瑣乎余曰非也不平則鳴鳴以言揆有志斯言言以時寄

冠山志

西陵來禹克旦偶筆

景勝第二

寺建于山之崗，其平坦可百餘丈。崗下唯缺其南之面，俯臨山麓，頗峻削而東而北而西皆環以石壁。寺裏其中，意洗鑿久稍爲葺墻，寺繇始乎延崗而西上可二里，最高者俗呼塔嘴頂，相傳古有塔故也。今有窟穴築之，則蓬蓬然登斯則四顧諸山無不伏伺。其山頑高聳作本殿之案，殿有三重，初爲山門，額雲巖菴，係越郡別駕張宗錦所題。族三峯所立，進內桐杉夾道，白日如晦，中爲觀音

冠山志

景勝

三

殿額曰蓮花堂，係族宗孟臨唐李白梅花堂字而易之以蓮者也。外隸書古西隱三字，伯父誠齋題而命兄行學所書也。後壁爲鰲魚觀音妙相，偉麗甲于一邑，再進則後殿明堂，石砌方淨池，甘泉卽在後殿南廡下，清冽鮮美，不愧杭之龍井尤奇者，雖澆不溢，雖乾不涸也。其後殿額曰妙高堂，邑人孫春溪所書，春溪名學思，在世廟朝爲中書齋，題寫多出其手，時誇榮焉。又佛頂顏三世佛，仍余伯父誠齋求武林湯隣初諱煥所書，其柱對曰：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鶯啼紫竹林中，自是一塵不到。觀音坐殿前，阿彌坐殿後，僧住蒼松影裏，分明萬善同歸。族半山公所題半山從陽明殿後，僧住蒼松影裏，分明萬善同歸。

先生講學天眞書院稱高足焉。至今山寺東盡樓一間，猶共遺寓。

手澤尚存，最後爲桂軒，軒面石壁二桂樹，花發馨滿，秋日尤宜，上

卽高崗，古木松梅，如列如蓋，三殿皆西向，其北一帶南向三間，顏

看山堂，族兩山公所題，右卽關房左卽雪洞，橙橘之園，而今無復

存者，距此四五十步，爲西方殿，面石池，號撒骨，意火化者置骨于斯也，中有三石佛像，云穴于池而得之者，碑記則云：義官來哲，于至正年捨裝，意金彩之功由之人也。而哲族支派今亦不能考，顏曰息心亭，亦春溪所書也。其南一帶北向，進西爲香積三友軒，再西有文昌祠，歲舉登瀛會焉。轉東小樓四，二僧室，二書房也。領曰

冠山志

景勝

四

月之輝光，歷風雨之披瀆，吟哦則林鳥賡其間，闢呼則木石獻其姍笑，又何榮辱足溷，而僅僅于一榻北牕，始謂之羲皇上人也。然猶未及臨眺之美也。最西而上爲一山，領袖北睇古塔之崢嶸，西矚蜿蜒之邱垤，帝座不遙，呼吸可通矣。若其繇山門而南望，則山之孟者，金者，兀者，突者，皆如几案焉。而江之環者，折者，席帆之粉者，錯者，如奔走趨踰焉。而遠山之屏峙，戟植又如帷幕如城，如郭焉。再轉而東，平疇蔽野，窪洼咸若點星，雖凌塢之蔭密，湯井之團聚，不乏村落烟火，要皆是山之可驅役而使命矣。再東而登小頂，排馬湖之蕩漾也。永興塔之撐空也，飛虹橋之偃仰也，漁舟

釣艇之絡繹排列也。真令人應接不暇矣。稍下循墻，卽西方殿之

背，閱江潮而雜風濤之響，觀簷罩而知萬井之多兼之園藝珍奇。

指點離離之熟，窗開疏綺，甍飛灼灼之光。吳山秀氣，朝夕褰帷，飛

到難辭其至。東海波臣，弦望應候，淜湃孰拒其來？我不曠懷於何

收之，然猶未及四時之變幻也。黃紫林禽春呼鳴而如織，炎威赤

日，夏當風而擁衾，霜落楓紅。秋遍山而染絳，瓊飛梅萼。冬賽祈而

酬豐，作詩題而不必外覓，挈伴侶而無遑俟期。然而猶未及晦明

之晨暮也。當其東旭初昇，晴川歷歷，水紋山黛，螺髻青葱，絲毫畢

現，卽渡江而遙而櫓瓦遐矚，如同語笑。况籟寂寂兮萬無聲，魄溶

溶兮如涵精。指熒熒于隔岸之舟行，聽春春長夜之杵砧，霓裳曲

奏廣寒，夜冰若夫。嵐氣晝暝，濛霧雲封。晨鐘過而嫌起，眠之蚤，香

室靜而無剝擊之喧，則滴堦而妄生落葉之愁。因雨而喜，阻戶外之屐，皆相也。皆癖也。何者？時有不齊，而天朗氣清者，或晤見于篇籍，光風霽月者，或開拓于襟胸。際陰霾而無能爲累，亦余之思也。

禹克曰：志繁華者困于岑寂，則不樂耽頑空者苦于酬對，則增煩。二者病從已生，於地何與？然數于瘁勞，而思得懶散以少憩，沉于濃郁，而欲希涼薄以自安。又十人而九矣，蓋好靜好逸天性之良

夫，亦余之思也夫。

雖有埋沒而穀芽不焦，女兒不石，暢茂蕃衍，又詎能量？則茲山也

者，其夜氣之津梁，學道之工肆乎？因思山之有足取者五，聳特無

支，其尊一也；陟邃匪險，其幽二也；步坦不艱，其夷三也；泉茗可給，

其便四也；衆僧樸魯，其宜五也。設置此山于大都，衝繹必多，粧點

多粧點，必多減損。多減損，必多澆詐。多澆詐，必多誅鋤。多誅鋤，

必多伶仃。多伶仃，必多慨愴。多慨愴，而與慟懃嘯歌之致，相去遠矣。

何如圖畫天然，績繪不及，寘之金碧輪奐，而可寘之荒苔草徑，而

可偕其文人墨士而可卽，偕之樵夫牧豎而亦無不可？故靈運之

開山伐木，鬪異爭奇，終不若悠然南山之句，膾炙無窮，彼蓋得游

冠山志

五

冠山志

六

之真而不自貽其病者也。

景勝

冠山志

七

冠山志

西陵來禹克旦攷定

興替第三

開山第一代嵩禪師，或曰宋咸淳度宗時，然已不可考矣。其石佛三尊，石爐壹座，皆鐫元至正年，然亦不知其時僧何人也。蓋自嵩師起至十八代，始有松樓守志可記，其時已爲洪武三十八年。伊徒湘山得承于洪熙乙巳年，始砌菴前石路。宣德丙午年，裝韋駄天尊于天順五年辛巳歲，重建觀音大殿，過高于天順八年，裝大士像，亦過大。過後殿世尊四尺，成化乙酉，裝後壁鰲魚石臺，後漸冠山志。

興替

七

零落云山小殿高，太露揆之堪輿家法有碍。至二十四代一菴定元於嘉靖二十七年，復買西興中隱菴屋料，抽添改鑿前後殿，佛容令小，以大士骨胎所餘者，造後殿旁二世尊，唯鰲魚相不改，飾金磚地，起側屋房樓，多共力也。別有覺室三十代僧月松海祥，頗文雅，修築山門二牆，易殿柱以新，亦有傳緣而計之。冠山不甚興，亦不甚替，其不甚興者，因余族環居，往還熟察，欲生信心，大捐貲財，向屬不能。諺曰：廟近則欺神，其然乎？況不足以將神之靈爽者，又多乎？其不甚替者，亦以余族之故，余族讀書者，多吟咏于此山之中，外侮之加，可以禦之。僧卽欲大肆淫僻，恣其不法，亦必騁于

財力之饒，放于無所忌憚之地，而今之瘠薄如彼，匡糾如此，如匪羸之人，時復護持，而一綫不絕，固其幸矣。然余猶及見五十年前，恭肅被袒，而今嘻嘻然漸如游俠之蕩矣。香積充滿，渴潤楚具，而今子子然頗同傳舍之客矣。興替之故，其時耶？其人耶？

禹克曰：興替之故，大概不越二說。右理者，則曰：凡事皆因積累，天特券償，種瓜必不出莖，種荳必不生瓜。此其可信者也。右命者，復曰：飲啄咸從前定，人盡仰承，裕斗粟之緣者，加之石焉而顛，可一金之用者，極于十焉而病，又其可信者也。然聖賢于二者之間，多不偏主，命之近妄，明理以正之，理之近窮，本命以安之，是以問天

冠山志

興替

八

距壽初，不疑夫禍福之外，原貧戎富，亦豈盡根夫淫善之訛。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意命之原焉，卽理也。君子所以立命也。而世俗營營，謬取薦附，生彼欣戚，聖賢固不惑其志矣。曰：若是，則廣求布施，以祈福報，於理近窮。於命近妄，而西方之人，且欲大作勝事，以不待崇隆者，強崇隆之，爲鼓煽愚衆之舉，不知無地不在者，佛也。無念不存者，佛也。幸而山之興焉，佛固不以任德，不幸而山之替焉，佛亦不以任咎。其興其替，於佛無與，而人之所以致興致替者，當必有道處于此矣。余故畧及興替之事，而先屬意于興替之錄庶，後之感而悟焉。其布施之功，其福德爲多否也。

冠山志

西陵來禹克旦撰次

毛如律傳

如律名克嚴本鄉毛家堰毛姓子於嘉靖丙戌禮玉璇爲師璇即一菴徒也嚴軀幹偉健眉高子面可數寸心更靈敏凡有見卽能爲之見裝佛者學裝佛見圖畫者卽圖畫尤好岐黃術每至村鄉藥囊隨挈或炙或切劑初不計利人咸便之然頗事燒煉常云伽藍護佑丹成之日則冠山寺輝煌勝于西湖淨寺昭慶且十百矣而無如竟不可幾也一菴所置之產僅存什一冠山寺其如毛長老何哉毛長老其又如丹何哉卒于萬曆庚寅壽七十三是爲第二十六代

冠山志

僧傳

九

龜壽七十七時正德十年乙亥也後其師宗悅亦卒于正德十五

冠山志

孫雲山傳

十

雲山名真寶四都孫氏子于嘉靖二十三年禮嚴如律爲師性溫柔美姿儀有登山命觴者必欲釣致之非是則終席不快也然嚴之待人頗峻兼以賢資鈍魯學瑜珈事唾捷常至流涕一日偶于山門逢一游僧問曰汝非本寺之佛弟子乎而有不樂之色何也意心更別有之不欲僧之爲乎賢曰舍僧何之但恐不能爲僧耳蓋余質蠢常不能念習以負師父教故若是他所欲余不知也僧曰是不難汝可持準提咒至百日當有效賢奉其命一心持咒至

七七日侵晨掃前殿地忽胸間霍然有聲見滿宇大光明覺前

年壽六十九是爲第二十四代

僧傳第四

莫一菴傳

經懺不知從何而來都盡現前因私喜曰今而後可以爲僧矣亦

當不受師之唾撻矣此後之資駕出諸僧之上尤勤儉治家不炫

華服不侈兼味復續置田二十餘畝暮年多與俗家往還歸卽頹然就寢日余之飲酒必欲費囊錢不如是矣卒于萬曆三十三年

壽六十九是爲第二十七代

來真良傳

真良名也不知號係山麓來氏子人皆呼爲良和尚云於嘉靖乙巳禮克敬爲師克敬與克嚴爲兄弟則寺產良實居其半焉良性好酒不問寒暑朝暮所遺寺產及衣服法器咸不足以償其酒資

冠山志

僧傳

士

也後至罄竭無可假貸用法器以釘擊碗代其鈴然下山無一日不醉在山亦無一時不飲飲必呼道人練璠先正席設椅當後軒而坐如同大賓然璠執瓦注斟酒傍柱而立不許攬言一日璠稍倦背喃喃曰晚無被當鑽桐葉卧而猶循繩尺爲良大詬曰汝欺予貧哉今有酒不貧矣卽貧規矩不可一日失也璠亦侍焉終身不忍背而去尤善詣謂常子病家作祈福道場半夜齋事未及完局而其病殂矣乃僦歸至半山良憤甚呼陳璠曰汝可取五殿閣王軸來聞陰間勾人皆係此君汝寧不知真良和尙好酒而不延掘二時使我失却酒錢也折竹枝捶之數十而去後皆克嚴裔

克敬支竟絕卒年壽未終仍爲二十七代

徐守菴傳

守菴名如金雲山真賢徒也係西興徐氏子師徒年不甚相下意無不合益賢性醇謹作家而金則好酒使氣強項不屈嗣後金亦取徒及孫而已仍子居徒孫却依師太亦其性之不能容物也是時山無多僧抵暮歸多屬醉中賢與金動輒相爭馴至樸擊余時幼稚讀書山齋每云功課畢當看戰陣也然性粗直多自是亦不強諛人尤善釀醡製肴常云美酒不如美飮美食不如美器喜獨酌酌畢藏餘滌盞皆有其法請作齋事者必先問曰一日乎三日

冠山志

僧傳

士

乎六日乎若一日則斷葷茹素或可相忍若日久葷酒必不能已今特相告不則余寧不來也故身雖寄跡梵宇而飲酒潑散無異狹邪人多不以爲怪以彼不以僧自矯吾輩亦不得以僧律之也一日鳴鐘擊鼓金躍起而詬曰我出家三十年尙不信邪諸君何見攬老僧一夜不睡耶若欲作佛幸於別地自矜書法之妙吾乃真正姜立剛體若文徵明王雅宜吾不耐煩細書也又常見其書於壁云有本事沒本事真本事沒本事揆其意似爲假乘者箴然則一味強項而猶不入假乘一路此吾所以節取而亦爲之傳壽

七十三是爲第二十八代

王月松傳

月松名海祥本鄉廟後王氏子也禮性明爲師性明不終僧而性明之師爲如金又子居不能容物故祥惟覩雲山真賢焉初卽聰慧僂巧工書寫善記憶常獵人美以自文陋而人亦莫能測其淺深也然性悅華麗每遇一少年之美便注目不瞬衆或訕之祥曰余非欲他有所云但見彼美自有可愛不覺心癢而膝之促耳諸君不知文乎文之美於諸君何與而點之圈之且詠歌之然亦必美其新者時者而必不好其老者醜者也諸君於文然而何獨使僧之于人不然也性亦喜飲應對閑雅登山命觴者入門必先問

冠山志

僧傳

三

祥公云云而祥亦龜勉不敢言勞也余嘗與廬山同月松遊武陵宿靈隱寺夜茶次有僧楚楚捧筆墨于榻前曰老師太必工詩者有題詠幸書畱小僧寶之作山門光祥曰余屬有思正可脫稿余耳語祥曰未知若何可弄斧乎祥曰無妨也卽將題西方殿壁有云西隱我來遊高僧喜見畱雲氣半窗白松聲萬壑秋以西易一
靈字羣僧咸吐舌曰冠山之僧真詩僧也其致重于來氏之門由繇矣是時路然馬湖俱登名喧赫祥多語及之然二公未遇讀書山巔年皆相若其謹浪嘯傲亦非一日也後咸送冠帶劄而祥獨受楚相悅龍之贈以其級差高耳多力不畏強禦某豪欲侵山前

祖坟地祥奮拳毆之幾斃地得如界不可及也其尤近人在不強布施不甚僕僕于貴顯家媚闇人作緣以此人皆曰高僧焉又曰文僧焉冠山之不流于鄙野月松資飾之力與然至老而心癢之病終不復痊比匪受累雲山置產幾乎一空功過自不相掩矣卒于崇正六年七月壽六十六是爲第三十代

陳見如傳

見如名普慧武陵陳氏子也於萬曆丙申夏同伊父到山寺少憩時慧年十八頗溫雅而髮髻如漆如雲其光可鑑亦杭人善于致飾故耳雲山見而問之對曰余籍杭州陳本中裔此卽余子也因冠山志

僧傳

四

逃荒父子齋斯聊度日耳山曰汝老矣而稚子能從我游豈憂口累哉伊父大喜曰三寶護依生前之緣卽以子付之乘所齋之具而去山遂命爲徒于月松而慧亦漸被服楚楚沾沾矜飾若美姣者余獨也與俗小谷善長交晤常戲之曰汝態度儘佳所嫌者足微黑耳因日灌沃不輟無異水溼後取徒顯茂係來氏子奉以事之可稱心力之竭年少而夭茂之徒曰清源年長投山愛殊不類而源之徒曰某變詐狐媚慧愛反甚其愛不特源不敢望卽向所以奉茂者猶未見其伯仲矣一日山僧以齋事盡出夜深唯關房燈火不絕諸讀倦者方繞廊叩關不應乃使稚孩以取火名穴關

而入見桌上肉糞堆積人則脊然乃知坐關而作關外之遊已非一日矣于是諸友設伏候至執以鳴官而慧復宛轉匍匐處處負荆即不敢眞以爲關中人而斷不曰關外有所事事也愚哉後某以事敗竟逐而慧甘棄虞卿之相印從魏齊矣嘗泣而告人曰小僧幸于冠山無罪而乃奚落至是耶養碩曰某自去你自畱何害慧徐思久之曰終不令稚子受其岑寂耳溺而不明類如此卒于崇禎十四年壽六十六是爲第三十一代

張湛如傳

湛如名普恩月松次徒也山陰張姓子幼隨父寓杭習吹簫善打

冠山志

僧傳

五

秉歌八歲送山爲僧身軀短小性善飲飲卽頽倒雖心多沉密力恆應酬而亦未見其愠怒之色也伊師月松待慧徒較親而索之在側則恩常有倍于慧亦以驅令所加可必其不忤焉耳恩侵晨多提包下山問故終不言歸或非醉卽閉戶寂然嘗裁椅桌卧床之足皆令使短便形體也種種作爲同于蛀之食木自內而出及欲見而覓之了不可得後撫顯臺族子爲徒臺通敏敦義念師不忘一日持其遺像求余讚之余題曰翛然逍遙而樂者仙也兀然據一室而圓坐者佛也籍系于斯猶日役役往來奔走于道途間者僧之徒也仙乎佛乎僧乎恩湛如何以自處乎意日往來奔走

而玩世網浮有出子其外者吾夢錄而得之也吾唯思其語人而嘻然歎人而陶然舉足而趙趙然品笛而耿耿然五十年蛻存祇伊徒臺治林所奉之遺像而已矣吾寧不書之而能禁其默然而遺然渺乎子盡夏也并記之卒于崇禎十三年壽五十八歲仍爲第三十一代

南充曰一卷以上聞而知之也如嚴如良髮鬢而見之也此下皆予朝夕所熟識故故畧爲敘次以備本山實錄他之沒沒者吾亦無敢焉耳

冠山志

僧傳

六

冠山志

西陵來禹克且編定

題咏第五

來龍門 譚應山登冠山次韻

石几平平花樹明綠枝低拂酒卮盈天掃白鳥微茫影風牽蒼松
次第聲醉裏長江吞欲盡倦來高枕夢還清詩人標格原珍重四
面青山爲我迎

來新湖 謂鳩同湘涯遊冠山

春氣陽和昨共登肩與欵欵路層層竹林鳥雀隨行客石甃魚龍

冠山志

題咏

七

聽講僧席地且分文字飯捫蘿不藉夜郎藤風光莫盡登臨興扶
醉還家思倍增

葉龍賜餘姚人題西方殿壁

春深古寺繞經前雲外鐘聲萬壑連聽誦每疑龍護法衆禪時有
鳥當庭無風吹竹來山雨不語飛花點澗泉齋沐暫思移佛日清

櫻已覺洗塵緣

衣馬湖諱斯行貴州回登冠山

往來萬里道澗別一年期偶向登高處翻思陟險時劍長猶帶血
杖短喜過眉近日間無事長休未可知

宋三峯 許日升登冠山

浴沂乘暮春登山及重冠納繡天地交清和風水渙爽秀雉朝雉
花深鶯半亂吾與點也狂悠然坐溪畔

曾衍雅 謂體升登冠山

林外繁林絕頂開偶尋支遁陟香臺翻經字子飛天雨磬罷聲聲
撲漫雷雲滿石潭龍未去花拖松徑鹿初來浮生無定能無染會

見青蓮座上儔

東波臣 謂祥龍春仲同友人登冠山

久雨晴光好同人山寺行看花迷玉樹淪茗聽磁鑑客愛僧沽酒

冠山志

題咏

十八

聽講作美歸途空際望風擾大江聲

朱舜和 謂繼詔賀冠山寺月松上人冠帶

僕僕長途不得休荷開重有遠公遊松風謾譏渾無恙海月清清
祇自悠地角紅塵都歷盡雲岩白社甫追求遙聞北闕新承寵一
榻禪心若爾酬

葉蕃仙 謂雷生山陰人同來翼予民起登冠山追和馬湖先

生壁間韻

百年吳越成何事又見西陵岸打潮伍相祠邊秋試駕子陵臺下
晚聽濤江花欲老偏經雨岸柳多情數繫舠擬暢秋懷登大壑荒

塗難伏尺書招

來元成諱集之戊子秋日登雲品寺

重湖涵影大江環秀奪東南一座山雲渡西湖來作雨客經魚浦
想投閒金經響寂濤三弄翠羽飛穿樹幾灣我夢不離龕影下便
拋塵袂鎖禪關

來九山諱立相看雲岩梅花

我愛梅花開日日山中來山中多白雲白雲滿蒼首雲際梅花白
疑是雲中裁白雲不可掃相對空悠哉

又孟仲朝二叔公接席同海州忠齋登冠山前人

冠山志

題咏

九

吾儕發興在林泉隨意躋攀自爽然絕壁輕霞紅樹幔遠江秋水
白雲天潮聲半落千峯外雁影遙分萬壑前猶道夕陽無限意幾
回蕭瑟幾留連

禹克曰昔楊子雲好沈博絕麗之文如效虞箴而作酒箴後及于
賦學以漸也余作志竟復係六銘亦云漸以摹之爾庶加以學有
可觀也

石佛銘

佛生天上乃起池中土木和合色相皆空何如璞露宛轉玲瓏
頭忽點而巖隨喝開撥舍利而無煩火紅

石爐銘

爐稱博山誰灶無烟梅檀片片縹渺雲端全來九牧圖繪神奸
乃使鬼魅之頂禮而遠解聲臭方知不顯名者之貞珉而示永
萬年

甘泉銘

不見鯉魚亦無蓬塵罅細流靜渠成波深僧忘挹取灌溉四隣
普大衆而群沾上味信潔食而福遍非頻

淨池銘

孟圓而圓器方而方維茲涓滴儼百谷王明鏡同止蓮發寶光

冠山志

題咏

二

仗慈航而應筏應捨庶登彼岸而能顯能藏

三友軒銘

室大如斗庭無雜賓春傳臚信簾奏風琴後凋同栢官封自秦

不言不笑不取俯焉仰焉終身

雙桂樹銘

鬱乎蒼蒼庭栢樹子忽聞木樨吾無隱爾古德鮮臭是果誰使
金風吹徹廣寒仙襲襲衣裾不知邇

冠山志

西陵來禹克旦撰次

寄寓第六

南之寄

伯父誠齋於殿左西盡一間置爲書室室區爲二一南牖設茶具

列藏書一西牖列竹榻爲休息所牖外有玉蘭園有桃有桂種菊多至百餘盆今桂殘桃盡唯玉蘭參天猶其遺也路從僧房東轉入紆曲頗僻靜卽遊山者亦罕到伯父子萬歷初年課諸兄輩日夕依此三十年後朝登暮歸猶曰至至必攜小盒內八色酒一壺

冠山志

寄寓

王

小蓋或半午或夕陽或賞花或看雪皆于南牆梅下觴行嘯傲然塵外常題柱云細推物理須行樂閑盡人情好閉門又顏其室曰三友軒今盡荒落不堪問矣同此遊者文吾夢得海州之日爲多焉

樓之寄

海州則左側樓東盡一間承其父半山公之遺常依焉曰同僧起居喜詠諧善談論詎唱一室得之未有患其寂寞也然亦不輕措足于失勢魏某之門常曰我于冠山當于山麓建一石碑曰西隱

古利松柏夫道而上於半山平地鑿一亭額曰閱濤事雖未果而迄今一履其地常如言者之見焉乃其被服亦多不同間而袞衣

翼博則騷人墨士之往還焉間而衲服黃絲則羽客緇流之儕侶焉間而腰鎌持刀則樵夫牧豎之攀折焉人有稱無所不能者其殆近之與

西方之寄

玉陽子族子也兄弟三人此其季體脩長無鬚目不知書年二十以事外出卽二兄亦莫識其所居忽二十年後歸來自言至上虞陸塘山從師學導引術能煉丹今銀具在二兄欣欣以爲奇貨矣

冠山志

寄寓

王

嫌家濁不可畱借寓冠山西方殿朝夕講呼吸黃白事自奉豐不純素寘蜜物菓品皆以銅罐儲之其烹製亦似有異乎俗焉時復以銀炫耀探囊付僧月松銀皆大餅次日其兄發言收還而玉陽佯不聞亦不深禁揆其意非真輕財能作佛事不過欲使人知有丹可煉耳是以晝則趺坐觀心夜則被衣入定人咸耳而目之唯鉛汞事卒未有親而試之者時路然在詞林丁外艱家居玉陽備盛禮雜數仙草仙藥華陽介之以謁奈畢送別其物槩璧不受華陽緩頰曰是係仙錫卽受何害路然曰不然彼旣以道高則所列之物皆土苴也而彼猶持以相餽是何待已厚而待人薄乎且彼

旣塵視軒冕糠粃富貴則其所以喧咷我輩不知何底而猶抗塵容謁吾徒而來請又何以成彼名乎吾之不受自愛其鼎也亦全彼之高也皆得之也一年卽離山去不知所終

禹克曰寺產乃僧業也初以十方施作三寶供私而鬻者固非正安其鬻者亦詭于正卽有讀書于山一年二年暫焉爾未有假不歸之是以不僕亦沿遺數廛于此自讀書外必不爭佛地利蓋登斯地者已了身之寄矣而寄其寄者復欲不寄之也其人之迷與悟爲何如哉

冠山志

西陵來禹克蔽愚且日記

奇異第七

水災火變異

冠山北濱江溼澇之浸一望多如壘焉然予村以山麓界止水退易不甚害唯西江一帶之水從富春適當折處不豫時堅堤以捍之破塘而來廬舍漂沒又無問田禾矣留心梓里者多以西江捍水湘湖蓄水對父母言爲第一義云聞嘉靖中西江塘壞卽附山屋水可半壁今水漬之痕猶在

冠山志

奇異

西

崇禎戊辰七月二十三日東風連日酉戌時水漸長至半夜床足爲浮或見夢云肅之張神與杭之曹神相角是時北風甚烈南岸居屋必盡爲塹暨百姓呼聲張神求救山巔望見遍江如火紅徹上下云神光也風忽南水遂退

崇禎戊寅六月二十日東北颶風異常可八九日其夜海溢其漂沒不減前七月二十三日此條似於山志無與然余避水居山所親見者故併及之

萬歷甲辰三月朔余與廬山善長睿原同從秦景南師于南山堂烹茶將二更見山頂有一燈青熾意山僧暮歸所提已忽散千萬